

旧戏注入新灵魂 ——观梨园戏《朱买臣(残本)》

陈也喆

这是“二度梅”获得者曾静萍第一次带着梨园戏到宁波来。这部梨园戏是“上路”老戏,“十八棚头”之一的《朱买臣(残本)》。我也曾专程去福建泉州看梨园戏,也许是当时坐得靠后,远没有这部戏给我的感受浓烈。

开演前十分钟,大屏幕上放了一段视频。镜头略晃,像素也不高,却真实地记录了梨园戏《朱买臣》的创排前后。一个个衣着朴素的老艺人,骑着破自行车,穿街走巷,平常得像街头随处可见的大爷大妈。但当他们向年轻演员传授技艺,在舞台上排练,那一招一式里,有一种温暖的光芒。老艺人蔡清萍老师满头白发,斜倚在剧场椅子上,认真做笔记。这个俯拍镜头,真动人。他们不是照本宣科地演戏,而是用一种近乎虔诚的敬畏感,与这部古老老戏对话,在每一处细节,注入新的灵魂。视频最后,是步履匆忙的快镜头装台。突然,大屏幕卷轴而上,几位主要演员,对镜梳妆,罩上戏服,从视频里,顺延到舞台上。

舞台是极俭省的,简化到只有一桌二椅,连小型乐队都在台左侧。台右侧挂着各色髯口、戏服,像是为极简的舞台点了珠翠。幸运的是,这一次我坐在第三排,能够对演员的细微表情洞若观火。一颦一笑,尽收眼底。

曾静萍的表演,是我从其他戏曲演员中从未见过的,她可以集嗔、爱、恨、痴于一身。她活泼泼的样子,让人真的以为她就是那个口无遮拦的少女,而不是年过五旬的艺术家。她浑身都是戏,每一秒都有戏,一分神,观众也许就会错过许多小细节。她可以把嘴型拉到任意弧度,控制发声位置和频率,来表达内心的细微变化。她眼珠子一转,腰肢一摆,就是妙计一条。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与角色的性格融为一体。

这部梨园戏,也让我近距离地欣赏到梨园戏特有的“压脚鼓”。鼓师双手执槌,一只穿白袜子的脚搁在鼓上,白袜子在鼓面上翻飞,轻重缓急,鼓音千变万化。这位光头鼓师,还充当了戏里插科打诨的角色,与戏里的人物接茬,煞是有趣。

这部戏里的角色都很可爱。赵小娘自不必说,她一出场就是哀叹“可惜一树牡丹花,花开终会结果,谁人肯做玉阑干,趁早移栽去别处”。面对自己的相公朱买臣,她一脸嫌弃地絮叨:“你不本分,不惜福。呸,走开啊,无缘啊。”

这样一段话,从别的女人口中说出来或许就是悍妇,可是从粉面含春的赵小娘口中说出,却透着几分娇俏迷人。一上场,她在舅母的挑唆下,要跟天天读书、却屡试不中的相公离婚。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微表情,都是在逼着朱买臣写休书。

朱买臣也是个可爱的人。他与赵小娘一静一动,对比鲜明。他起初郁郁不得志,无可奈何,却怀揣着旧日恩爱,始终下不了笔写休书。直至被赵小娘逼急了,他还深情地问她一句:你离开我以后,会不会想我?谁知赵小娘一时没了主意,去问自己的舅母。舅母推波助澜,让她说出绝情的话。赵小娘的六神无主,让底下的观众捧腹大笑,却让朱买臣终于下定决心写休书。朱买臣高中状元归来,遇到蓬头散发、正在扫街的赵小娘。赵小娘毫不掩饰地要与他相认,他什么都没说,扬眉吐气一般,吹得胡须飞起来三次。他内心

终究是爱赵小娘的,不然一开始不会劝解犹疑,之后也不会欣然和好。

引公也是个可爱之人。他好管闲事,去朱买臣家说和,被赵小娘的伶牙俐齿惹得一身骚,气个半死,最后却又不计前嫌,热心地帮助赵小娘与朱买臣破镜重圆。赵小娘说要好酒好菜答谢引公,其实自己囊中羞涩,以为引公等不住了,一定会走,谁想到引公就一直坐在那里等,等到打盹,也没离开半步。

媒婆钱大姐的扮演者吴幼清,是国宝级的老艺人。她戏份很少,出来就是艳红大袄,脸蛋上两大片圆鼓鼓的胭脂,执仗要打引公。这个人物只认钱,原本应该是个令人憎恶的人,却在老艺人的演绎下,有种夸张的喜感,令人忍俊不禁。

朱买臣在京另娶的是倪尚书小姐,他的丈母娘倪夫人也可爱。她也喜欢这个天真无邪的赵小娘,最终,倪夫人“疼子连女婿,连赵小娘也爱”。

看这出戏,真的要做足功课,大量地道的唱白,满场的南音,年轻的泉州人尚且不懂,何况我们。不然,就算我们紧盯着字幕,也不会知道“食拙老”是“都这把年纪了”的意思,“度你识”是“被你知道了”的意思,“饼药下淡薄,度伊到溶溶溶都会”是“一物降一物”的意思。这样的唱白,举不胜举,如果听不懂,就失掉了这部戏百分之八十的神韵。

演出时,我注意到,曾静萍趁背转身和下场时,咳嗽了好几声。她带病演戏,却丝毫不影响整出戏的节奏,也没有减弱她声音里的一丝嗔气与蛮恨,这份专业与敬业,令人肃然起敬。

新片点击

他们是凡夫俗子,亦是“铁血战士” ——看影片《铁血战士》

郁妍捷

导演沙恩·布莱从这部《铁血战士》开场的下一秒起,就试图通过阴冷的色调、主观的视角、长镜头以及戛然而止的配乐等方式,给人营造出一种无孔不入的恐怖氛围。通过狙击步枪上的高倍瞄准镜的视角,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大块头突然从天而降又瞬间淹没进了浓黑的夜色里,只有一层灰白色的轮廓在高压电线塔的顶端若隐若现。此时,惊悚片惯常用的爆裂声打破了画面的宁静,危险正迅速逼近。狙击手已经接到了开枪的指令,却被急速坠落的高压电线塔遮住了视线。悄无声息的杀机随着明艳的火光蔓延开来,汇集成了不绝于耳的机枪声。执行军令的小分队熟练地边反击边会合撤退,可走在最后的人员竟莫名其妙被倒挂提起,眨眼消失在半空中,再见时已是血肉模糊的尸身。紧张的激战尽管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最后却只剩藏身暗处的狙击手奎因·麦肯纳躲过了此劫……

这段紧凑的情节,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一种叫‘铁血战士’的凶残外星猎手来了”的事实,身形庞大且狡猾的它们已经凭借着夜色的掩护藏匿得毫无破绽,静静等待着愚蠢的人类采取进一步行动。

政府官员乘着直升飞机前往现场勘察,还特意请来了生物学家凯西·布拉克,他们希望寻找到更多的痕迹和线索,最终只发现被抓获的铁血战士身上的战服残缺不全。

滑头的奎因将捡拾到的铁血战士部分装备和面罩寄回前妻家里,准备留做它用,但意外被自己的天才儿子罗里拆封,甚至破解了其中的机关,引来了更加强大的终极铁血战士。

所有的伏笔已经埋好,足以令接下来的内容矛盾冲突明显,张力十足。

而表面上,多条与铁血战士对立面的“正义线”看起来也已经成形:一方面是政府层面配置设立的“观星者”组织,目前该机构由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威尔·特雷格控制,只是威尔对铁血战士的企图并不单纯。另一方面是专门研究基因杂交进化的凯西,本是政府请来帮忙的女科学家,却趁乱伺机偷取了铁血战士的血清样本,独立开展起研究,还意外发现它们拥有人类的基因并得出“它们已经完成了进一步进化”的结论。还有一方面是男主角奎因带领的“临时小队”——这是奎因经历革职审讯后,在一辆前往专门医院进行精神疾病治疗的军用巴士上认识的一群人。他们跟奎因的经历相似,全部上过战场受过战争的摧残,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他们不只是被军队逐出体制的社会边缘人,在其他普通人眼里也或多或少有些不正常。

直到奎因指挥同车的“病友”夺取巴士使用权,帮忙救下凯西·布拉克,又带着“问题士兵”前往前妻家里,准备找到儿子后一起对抗铁血战士。电影竟逐渐从科幻动作惊悚悬疑片转变为温情的战争喜剧,正如导演自己说的,执导本片时他参考的都是有关友情的电影。而正是奎因和他这支“不正常小队”成员之间的情谊,才成了本片唯一打动我的亮点。

他们以老兵的身份出场,明明都受过战争的荼毒不愿意再上战场,但为了在车里结识的奎因,为了捍卫士兵的尊严,镜头里一个个原本宁愿窝在奎因前妻家里吃吃喝喝的“病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奎因走出家门。为了帮助奎因从威尔手里救下罗里,内布拉加斯帮着奎因一起精心部署,甚至自己还充当起狙击手,在关键时刻干掉了威尔的士兵。几次行动中有些胆小的巴克斯利在看到全身着火的终极铁血战士仍旧充满攻击力,

不惜抖动着头部冲进火海同外星人搏斗。而第一个挺身而出前去相助的是一直都不靠谱的“嘴炮男”科伊尔——当巴克斯利被终极铁血战士钉在了树腰上、科伊尔被狠狠摔在地上后,两人都眼含笑意,同时选择默契地开枪射杀对方,以给彼此一个最体面痛快的结束。威廉姆斯被铁血战士的飞船防护罩割掉双腿牺牲后,受了轻伤的内布拉斯加为制止飞船运行,帮奎因赢得最后的胜利,用自己的身体堵住飞船一侧的引擎制造人为的故障……

导演将高潮中的冲突全部赋予了这支“疯子二组”,并将一场场战斗呈现给我们看,目的却不是为了呈现战斗,而是为了呈现这场战斗中的他们:从陆军狙击手到步兵,从冲动的到胆小的,从开朗的到性格古怪的,他们是凡夫俗子,亦是真正意义上的“铁血战士”。

艺谭语丝

一般来说,艺术是形象的,是“具体、生动”的,但也有“例外”。这些“例外”并不是单指那些标榜为“抽象艺术”的“乱涂乱画”的美术作品以及让人匪夷所思的艺术装置,在传统的艺术样式中也是有一些相当“抽象”的,譬如交响曲。交响曲的旋律所表达的,并不是清晰可见的情节或情景,它只提供了一种情绪指向,呈现的是某种抽象的情景状态。听音乐,其实就是用自己“具体、生动”的情绪意象与交响曲的旋律进行叠合,形成一种高度个人化的体验。 司马雪